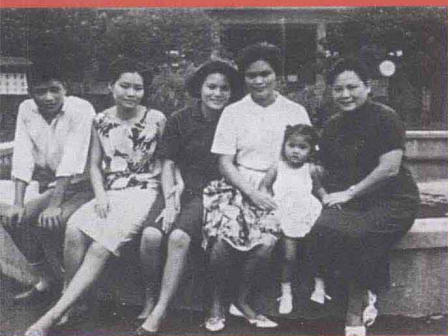


此岸彼岸

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沈美娟◎著

归梦难圆



国文史出版社

此岸彼岸

沈美娟◎著

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归梦难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梦难圆 / 沈美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8

(此岸彼岸·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ISBN 978-7-5034-4178-3

I. ①归… II. ①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2355号

责任编辑: 高 方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40

印 张: 16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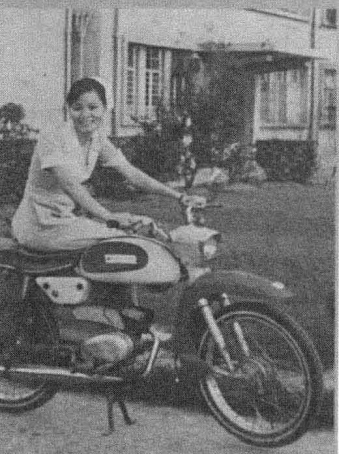


5 第一章 悲喜交集

前夫死而复生——刻骨铭心的思念——
“孤儿”也有了父母——爸爸活着也只能偷着乐

28 第二章 情感的砝码

旧情实难忘——父女团聚——受父连累
失去工作——粟燕萍决定回大陆——妻子失约未归



55 第三章 骨肉情深

归途障碍重重——她已懂得心疼父亲——海峡隔不断骨肉亲情——妻子永远是他心中的痛

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75 第四章 成长的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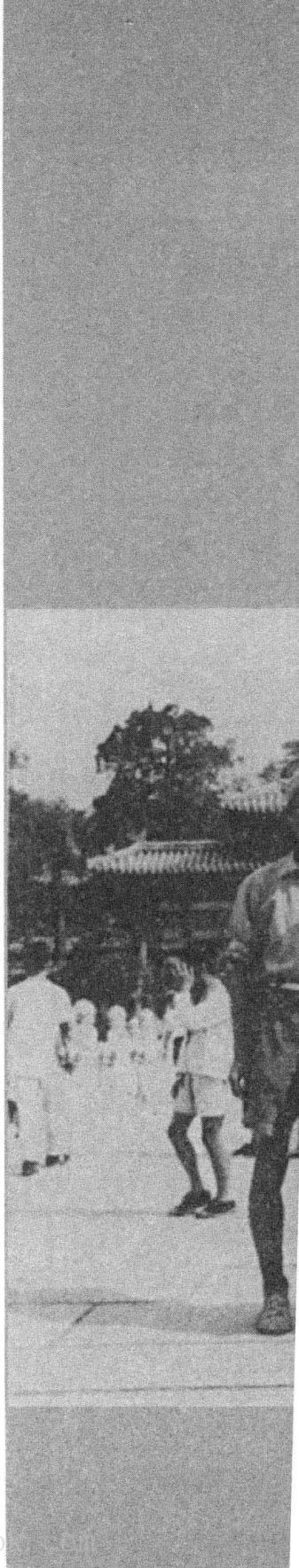
她的父亲是“严醉”——弟弟伤人惹
 祸——免陷囹圄入海军——姐妹俩的初
 恋——为赎“原罪”刻苦磨炼

109 第五章 喜忧各半的1965

有惊无险的天灾人祸——沈醉再婚多尴
 尬——高考落榜欲赴边疆——为漾漾出
 嫁母亲赴台——娟娟贺兰山下支边

142 第六章 “文革”初的父女俩

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把人搞懵了——她
 是西大滩首个批斗对象——沉重的代
 价——必须坚强地活下去



沈醉和他的妻儿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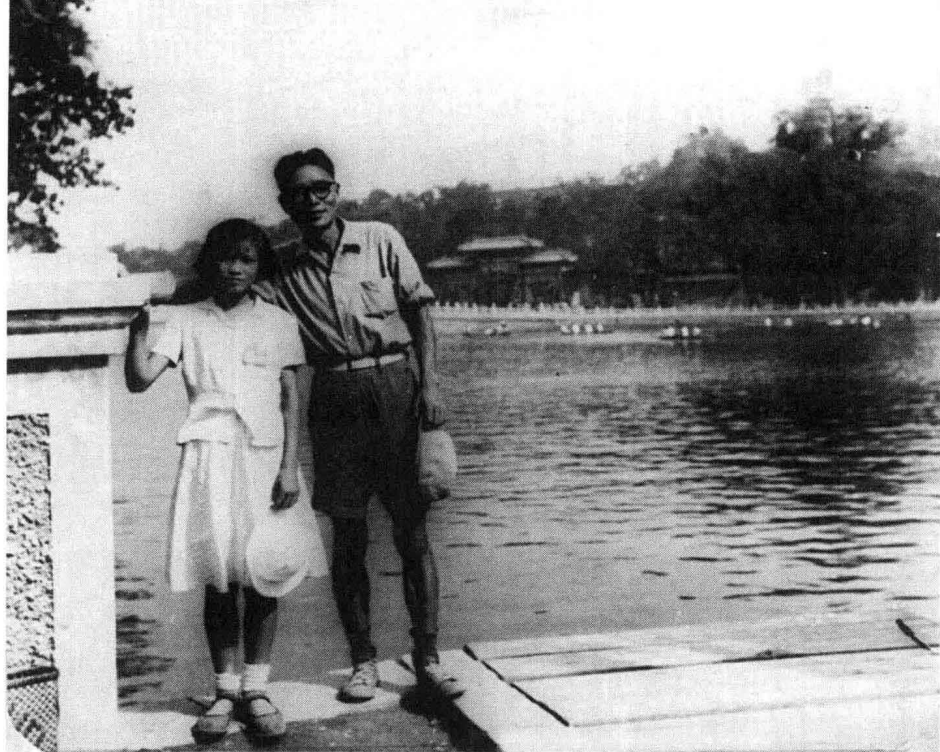
176 第七章 寻求爱的代价

寻母爱偷渡来港——出身毁了她的初恋——港居粉碎了她的梦——娟娟的婚事——思思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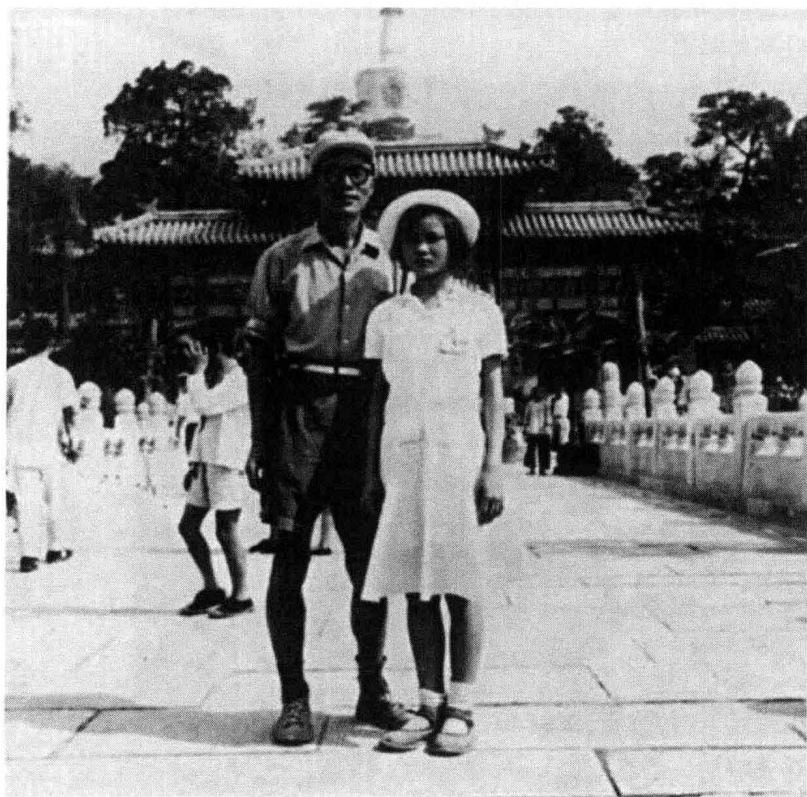
216 第八章 命也、运也

熊熊红杏出墙——娟娟婚后的苦难——熊熊离婚再婚——沈醉再次出狱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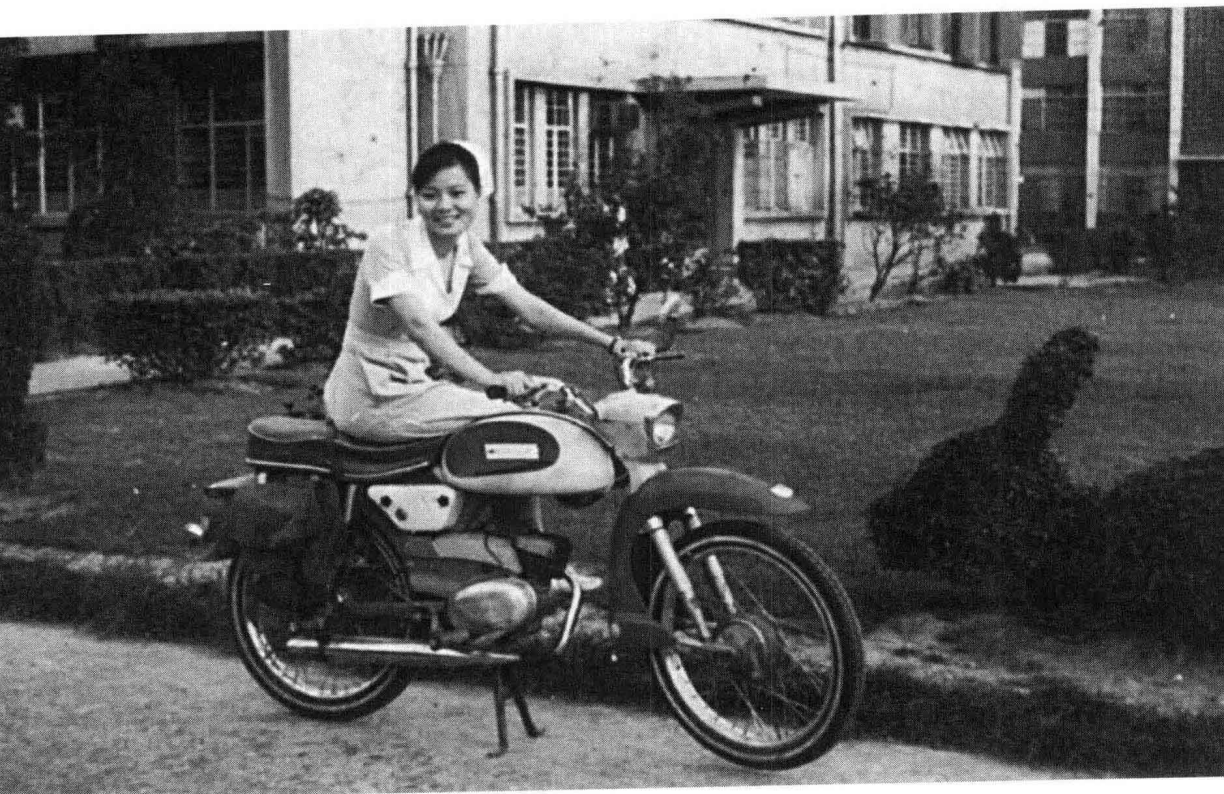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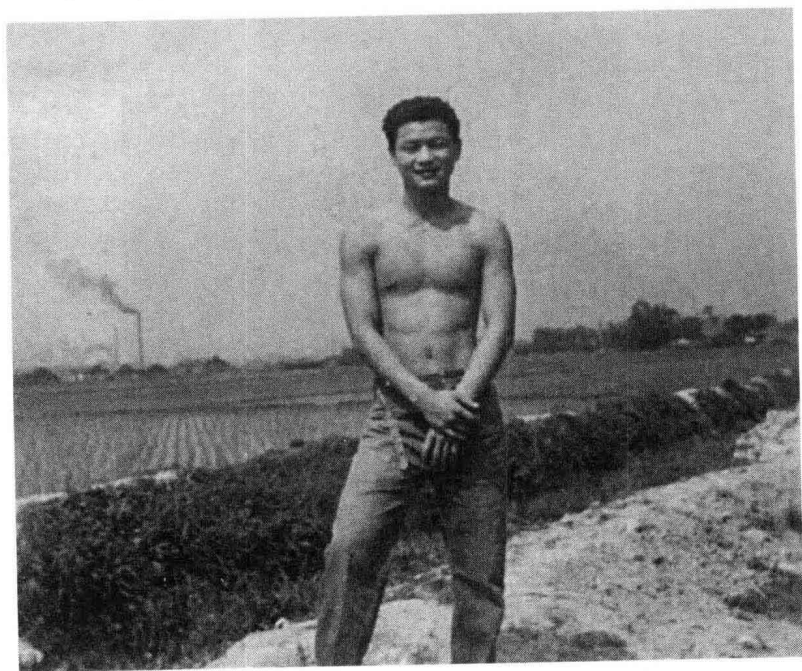
1961年暑假，娟娟首次来京与父亲摄于北海公园



1961年暑假，娟娟首次来京与父亲摄于北海公园



少女时期的思思



少年弟毛



1963年1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特赦人员及家属



1964年，政协文史专员参观团在延安窑洞参观。从左至右为：周振强、胡临聪、沈醉、杜聿明、郑庭笈

提要：前夫死而复生——刻骨铭心的思念——“孤儿”也有了父母——爸爸活着也只能偷着乐

天刚微明，洪水河上还笼罩着淡淡的雾气。混浊的河水静静地卷着枯枝败叶和垃圾流淌着。一阵铁环摩擦的“咯吱、咯吱”声由远而近。粟燕萍穿着一身灰底衬白色碎花的布料裤褂，像当地的劳动妇女一样，在腰间系了条浅蓝色的围裙，脖子上搭着一条厚厚的毛巾，挑着一对洋铁皮水桶顺着岸边的羊肠小道缓缓而来。年过四十的她皮肤依然那么白皙细滑，额头、眼角依然没有一丝皱纹，雍容高雅的气质依然不减当年。只不过她那曾经大而秀美的眼睛里和鹅蛋形的面颊上都明显地透着一种凄苦和冷漠。

她来到河边，并不急于打水，而是把扁担立在岸边的一株水曲柳的树干上，心事重重地望着滚滚而去的河水，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微微闭上眼睛，低声地开始祷告：“万能的耶和華神啊！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知道我是一个卑微的苦命女人，我连自己的儿女都无法抚养、照顾。他们就如同路边的小草一样任人践踏，自生自灭。求你饶恕我的罪过，求你眷顾我在台湾和

大陆的孩子们……”渐渐地，晶莹的泪水顺着眼角滚落下来，低声的祷告渐渐变成了大声的呼求，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仿佛她正站在天国的门口，对着天父在倾诉。多少年来，她几乎天天都这样祷告，呼求上帝眷顾她远方的儿女。她坚信“父母敬畏神，儿女必有避难所”这句话。她觉得自己只有这样虔诚地敬畏神、赞美神，她那天各一方的儿女们方能因此而逢凶化吉，平平安安……

“喔！喔！喔！”长长的鸡鸣从不远处传来。她这才仿佛从“天国”回到了人间。她睁开眼睛，拭去脸颊上的泪水，提起一只水桶走下河堤，用双手吃力地提起大半桶水，艰难地拎上河堤，然后再提起另一只桶去打水。两个大半桶水提上来之后，把毛巾叠成四层垫在肩头上，才挑起水桶，步履蹒跚地往鸡场走去。自从唐苍生外出做生意之后，养鸡场的工作几乎都落在了她的肩上。以往拌饲料、喂鸡、扫鸡圈的活儿她都是常干，但挑水、往回驮饲料的活儿都是唐苍生包了。不过近两年来，唐苍生常常外出，或去台湾联系客户，几天不归家，她也只好咬着牙干起挑水的重活。这天唐苍生一早就去镇上给餐馆、菜场送鸡蛋去了，于是她不得不一大早就来挑水喂鸡。

鸡场里，上千只雪白的母鸡在鸡圈里“咯咯”地叫着。有的低着头，旁若无人地在地上觅食；有的侧着身子在泥土地上打着滚，掀起一团团昏黄的尘雾；有的则用挑逗的眼神向几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咯咯”地呼唤着……

她把两桶水分别倒进两个一半在圈内、一半在圈外的长长的水槽里，然后转身端起圈外坪场上盛满谷糠等饲料的大筐箩，拉开鸡圈的木栅栏门，走进鸡圈。鸡们一见女主人就蜂拥地围过来，抢着啄食她撒下的饲料，并发出欢快的叫声。

“妈咪！妈咪！我早上吃什么？”已经八九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贝贝从前院喊着跑了过来。

她边把筐箩里最后一点饲料撒在地上，边笑道：“今天家里没有吃的。你爸爸说送完鸡蛋就去怡和茶楼，等我们一起去饮早茶。”

“我要吃叉烧包！”贝贝站在圈外歪着小脑袋，望着母亲说。

“好！你快去把书包准备好，穿上校服。等下你吃了早点，好直接去学校。”她走出鸡圈，疼爱地望着这个在她最艰难的岁月里，亲手拉扯大、花费心血最多的小儿子，脸上顿时泛起了甜甜的笑靥。如果说耶和華是她精神上的寄托，那么贝贝就是她现实生活中的指望了。

她回房换了身软料旗袍和圆头黑皮鞋，抹了点薄薄的脂粉和淡淡的唇膏，带着贝贝前往洪水桥集镇。以往偏僻的洪水桥，如今也渐渐地热闹了许多，近几年开的海鲜店、杂货店、饭铺、茶楼一个接一个。镇上那条唯一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两边，摆满了一个个盛着鲜鱼、活虾、蛤蜊等海鲜的大木盆，所以小巷那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总是湿漉漉的，常年弥漫着鱼腥味。她小心翼翼地牵着贝贝，穿过小巷，来到临近青山公路的怡和茶楼。这是近几年当地最大的、装潢最别致的茶楼。她在茶楼门口的报摊上，买了三份报纸，分别是《大公报》、《申报》和《时报》。这是唐苍生每天必看的三份报。因为在当时的香港人眼中，这三份报纸分别代表着左、中、右三种政治倾向。一般来讲，看了这三份报纸后，大陆、香港、台湾所有的新闻也就一清二楚了。

她买报纸时，贝贝说了声：“我去看爸爸来了没有！”说着，就跑进了茶色有机玻璃大门。茶楼餐厅在二楼，一楼是个面积不大的门厅，只在楼梯旁边的面墙上安了一个很大的水族箱。水箱里镶着红红绿绿的小彩灯，摆着红白珊瑚和假山石。长长的鳗鱼如同一条条飘带在水中飘来飘去；色彩多样、花纹各异的石斑鱼不停地蹿上蹿下，显示着勃勃生机；其他叫不上名字的海鱼也在水箱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令人眼花缭乱。因为是圣诞节前夕，门厅的另一边还立着一棵高大的圣诞树，树上挂着许多锡箔纸的彩条和五颜六色的彩灯，一进门就使人感觉到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她夹着报纸来到二楼时，贝贝就急急地跑过来说：“爸爸还没有来。妈咪给我买个叉烧包，我要迟到了。”

她打量了一下坐了许多食客的餐厅，没看见唐苍生，便拐到专门外

卖的柜台前，给贝贝买了个叉烧包，叮嘱了他几句，看着他边吃边走下楼后，才找了张没人的餐桌坐下，点了一壶宝莉茶，边喝，边看报纸，边等唐苍生。

她刚刚打开《大公报》，“中共特赦第二批国民党战争罪犯”几个醒目的黑体字就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她颇有感触地轻轻叹了口气，不太经意地向特赦人员名单上扫了一眼。突然“沈醉”两个字一下子就映入了她的眼帘。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自己眼花了？还是多年来那刻骨铭心的思念让自己产生了幻觉？她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可是“沈醉”两个字更加清晰地印在报纸上。这怎么可能？十年前沈醉不是被共产党镇压了吗？他的牌位不是被台湾当局摆入了“忠烈祠”吗？难道还有与他同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这报纸上明明印着“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的字样，不是他是谁？当年离别时，沈醉那深情的目光、温柔的话语立即浮现在她的眼前：“等着我！带好孩子！”“等着我！带好孩子！”这声音越来越响，仿佛就在眼前。她的心乱了，直觉得眼前发黑。她完全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猛地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心里急切地喊道：“主啊！我该怎么办？”

“燕萍，你怎么啦？”正在这时，唐苍生走了过来，见她面色苍白，马上就要摔倒的样子，连忙扶住她问道。

她看到唐苍生，立即强作镇静地说：“没什么！就是有点头晕，我们回家吧。”

唐苍生自以为是地把她按在座位上说：“回家干什么？你一定又是低血糖的毛病犯了。先吃点东西再说！”接着又对一旁推点心的阿婶说：“麻烦你快给她端碗皮蛋瘦肉粥和几样点心来！我太太低血糖的毛病犯了。”

“不要紧！我只是有些头晕，等下就好了。”她无奈地坐在那里，手中下意识紧紧地抓着那份报纸。

唐苍生关切地望着她，从她手中拿过报纸放在桌上，责备道：“我没事，你就该先叫东西吃嘛。等我干什么？”

她无言地摇摇头，痛苦地看着桌上那份《大公报》。唐苍生顺着她的目光扫了一眼摊在桌上的报纸，也看到了报纸上的那条醒目的黑体字。他疑惑地望了一下粟燕萍苍白的脸，拿起报纸细细地看了起来。当他看到沈醉的名字的时候，禁不住愤愤地叫了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啊！”

她紧张地望着周围人们的惊异目光说：“你小声点好不好？你还怕别人不知道？”

“知道怕什么？这又不是你我的过错。”唐苍生嘴里虽然这么说，但还是压低了声音。

“你说，我该怎么办？”她询问地望着他。

“怎么办？我们的贝贝都这么大了。你说该怎么办？”唐苍生不悦地瞪了她一眼，接着说：“这能怨谁？都是时代造成的。你就写封信把实情告诉他，让他另找他人好了。”

“不行！这太伤他的心了！”她痛苦地连连摇头。

“不行？”唐苍生望着她，原本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他强压怒火低声说：“难道你还想扔下我和贝贝，回到他那里去？”

“不！他不会原谅我的……”她的话未说完，阿婶用托盘端着粥和几笼点心走了过来。

唐苍生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多谢！多谢！”紧接着，端过粥碗，摆在粟燕萍面前，关切地说：“来！燕萍，快喝点粥！”

“唐太太真是好命啊！看唐先生多识得疼人。”阿婶不无羡慕地笑道。

粟燕萍苦笑着应付道：“是啊！是啊！”

阿婶一走，唐苍生又拉长了脸，说了声：“快吃吧！我今天还约了客户，有什么话晚上回家再说吧！”说完就自己闷头吃了起来。

整整一天，她都是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午饭、晚饭都是从茶楼带回来的早点让贝贝凑合着吃了。她脑子里满是当年和沈醉在一起时的幸福情景，心里也一个劲儿地自问：“怎么办？主啊！我该怎么办？”

她自己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年，如果不是台湾把沈醉的牌位摆进了“忠烈祠”，误传他的死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嫁；今天，如果没有贝贝的话，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唐苍生，回到沈醉身边。可是，现在她不但改嫁，生了贝贝，而且把沈家的孩子统统都送走了，自己又有何脸面回去见沈醉？近十年来，她也确实像唐苍生所说的那样，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沈醉。每当唐苍生对她不好时，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拿沈醉跟他去比较，更加深了对沈醉的思念。只不过，她思念的是一个已经“故去”的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今沈醉“死而复活”，她有了选择的余地，但时过境迁，沈醉还会像过去一样待她吗？想到这些年来，唐苍生带给她的种种不幸和磨难，她又不甘继续留下来……

天黑了，唐苍生还没有回来。贝贝已经在她身边进入了梦乡，她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唐苍生进门之后打开卧室的电灯，她才惊醒过来。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唐苍生见她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来，顺口问了一句。

“我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她向来是口无遮拦的人，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唐苍生的脸又拉长了，不悦地说：“有什么好想的？要么就写封信把一切都如实地告诉他；要么索性当没有这回事，根本不理。”

“我怎么能这样？他把一家人全都交给了我，无论如何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啊！”

“交代？你能交代什么？娟娟在大陆，她还能不知道她爸爸已经特赦了？其他孩子在台湾，你交代不交代还不是等于零？现在这种局面也是他的命，怨不得你我。我们还是照旧过我们的日子，不要让这个‘死鬼’把我们的生活搅乱了。我可不愿意天天看到你为另一个男人这样要死要活的……”唐苍生越说越气，仿佛沈醉倒成了扰乱他们家庭生活的罪魁祸首。

粟燕萍见他越说越不像话，忍不住气恼地嚷道：“你不要再说了！你忌妒他！你一直就忌妒他。你占了人家的老婆，搞得孩子东一个西一

个的。他好不容易从共产党的监狱里熬出来，还不得不面对妻离子散的局面。难道不值得同情吗？你真是太残忍、太自私了……”

不等她把话说完，唐苍生早已按捺不住地吼了起来：“好！好！我残忍！我自私！我占了他的老婆！你自己看着办吧！要走就走！我唐某决不拦你……”

* * * * *

宣布特赦后的当天，沈醉等11名第二批特赦战犯就换上了政府刚发给他们的灰色的新棉服，在电影摄像机的镜头下，登上了一辆大客车，直接来到了北京崇文区的崇内旅馆。一位负责安置他们的民政局干部告诉他们说，他们暂时在崇内旅馆居住三个月，先在北京参观、学习，再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年，然后再作长远安排。在此期间，政府每月发给他们60元人民币的工资……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特赦后，会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都非常感激。沈醉在感激之余更是诚惶诚恐。因为在两批特赦人员中，他是唯一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高级将领。如今政府部门里的许多领导都曾遭到过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有许多人甚至受到过他直接的迫害。他不知道这些领导将如何对待自己。

第一天夜里，他躺在旅馆那温暖、舒适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一定要继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严格要求自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新生活。除此之外，他急于要做的就是尽快地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与家人团聚。那天，他看到其他同伴的家人前来相聚时，真是恨不能插翅飞到妻儿的身边，倾述11年来的思念之苦。可是妻子在哪儿？她在香港看没看到他们特赦的报纸？她会不会马上来信？他越想越无法平静，索性起来打开日记本，翻到一页有插图的地方，久久地凝视着那页画面。

画面是一幅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油画——《在阳光下》，画的是一位俄罗斯美女打着阳伞，坐在阳光下的情景。那女子丰润的鹅蛋形脸、明亮的眸子和甜美的双唇都极似他的妻子——粟燕萍。一年多前，他无意中在秦城劳改农场的小卖部看到了它。当时，他手中仅剩几块钱，但为了这